



独幕话剧

QUN LONG NAOHAI

群龙闹海

锦铁职工业余艺术团集体创作

张立祐 严正人 执笔

春风文艺出版社

独幕话剧

群龙闹海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60年·沈阳

时 間：1959年12月。

地 点：××鐵路局某車站的貨場近附。

人 物：

郝書記——40岁，車站黨委書記。

趙世龍——27岁，貨物司磅員，代理第一裝卸隊長。

孟慶龍——26岁，第二裝卸隊長。

何金鳳——24岁，車站調度員，火綫宣傳隊長。

常 勝——36岁，車站直班員。

何主任——40多岁，貨物處主任，何金鳳之父。

小 王——20岁，宣傳隊員。

老 張——26岁，宣傳隊打鼓手。

宣傳隊員們、裝卸工人們、勝天人民公社社員們、地區各單位鐵路職工們、鐵路職工家屬們。

幕启前：

機車的汽笛一聲長鳴，一趟快速列車馳過。

幕 启：

機車的汽笛聲、調車聲此起彼伏，遠近呼應，調度員指揮廣播聲、裝卸號子聲、裝卸機械轟鳴聲，如同波濤洶湧的海潮，沖激着夜空。

雖是深夜，但明月和探照燈光，把貨場照耀的如同白晝。舞台正面是一座高站台，台上豎着“群龍鬧海”的巨幅宣傳畫，遠處有高大的燈塔和上煤機，高站台前右側有一高座燈柱，左側有石台和磅秤等物。

〔趙世龍從右側跑上高站台。他身體魁梧，個子較高，內穿鐵路制服，

外披一件黄棉袄，脖子上圍着一條白手巾，一看便知是个复員軍人。
〔与赵世龙出場同时，一队装卸工人从左侧跑上。

赵世龙：你們第三組裝完沒有？

众隊員：裝完了。

赵世龙：第四組呢？

一隊員：正封車門呢。

赵世龙：好！咱們全去支援第二队。

众隊員：是！（跪下）

〔赵世龙正扭头欲跑，常胜自左面急匆匆跑上，他精神飽滿，穿铁路制服，帶白手套，提着白光信号灯，左臂上配帶“車站值班員”袖标。

常 胜：赵世龙你們裝完沒有？

赵世龙：报告值班站长同志，我們第一队的八車全部提前完成！

常 胜：那十車呢？

赵世龙：那十車庆龙領着第二队正裝呢！

常 胜：哎呀！就剩六、七分鐘了，要是裝不完不但这趟紅旗列車正点开不出去，連下趟一条龙的直达車都得受影响！

赵世龙：常站长你放心，怎么也誤不了你正点开車。

常 胜：你們八車才裝完，他們那十車尽是不好裝的笨重機器和散裝粮谷，怎么能保証正点呢？

赵世龙：別看那十車难裝，有郝書記亲自挂帅参加战斗，工友們保險能提前完成任务。

常 胜：怎么？郝書記還沒回去休息呀！两天两夜了，这那成！

赵世龙：是呀，怎么劝也不行，工友都快把他扛的麻袋搶碎了，他也不撒手。

〔幕后孟庆龙声：“常站长——”声才落，孟庆龙一个箭步从左侧踹

出，他个子不太高，长的很敦实，披着藍棉襖，里边系着寬皮帶。

孟庆龙：常站长，我們二队那十車也装完了！

常 胜：嗨！真快呀。

孟庆龙：（揮着額上汗水）嘿！我們那儿車上車下跑的正喝喝帶喘呢，郝書記去了，把工友們組織成了活的傳送带来了个流水作业一条綫，要不可真够保証正点的！

常 胜：
赵世龙：郝書記呢？

孟庆龙：（回头）那不是来了嗎！

〔郝書記上，他穿着普通铁路制服，圍着一条毛巾，态度庄重而平易近人，两鬓花白，精神矍鑠，身軀高大結实，是一位有魄力的领导人。〕

郝書記：（对赵世龙）赵世龙同志，你們一队的这帮小伙子干劲可真不得了啊，差点把我的活儿搶了。

常 胜：郝書記你怎么……

郝書記：怎么，老常你怕他們装不完影响你正点开車，所以在运轉室坐不住，跑貨場督战来了，是不是？

常 胜：是啊。

赵世龙：你現在就可以開車。

常 胜：这趟車又能提前五分鐘。

郝書記：不！你應該再“洒脱”点，提前五分三十秒！

常 胜：郝書記，我們提前開車沒問題，可是你不能再……。

郝書記：有什么話待会再說，你先抓紧时间開車去！

常 胜：是！提前五分三十秒！（把手中信号灯“咄”的一声撐成綠色）
開車！（臨下場前向赵世龙示意，劝郝書記休息，然后跪下）

赵世龙：（会意地）郝書記，你應該休息一会了。

孟庆龙：是啊，郝書記你已經两天两夜沒合眼了。

郝書記：那么我把你們按到炕上，你們为什么用假被窩胡弄我

呢，唉？

孟庆龙：你怎么能和我們比呢？

郝書記：怎么？又是你膀大腰圓有的是勁兒是不是？（作捋腕子動作）我这个跟你可沒認过輸呀。

赵世龙：那你也應該睡会儿覺了，明天白天你还有重要工作呢。

郝書記：我們現在这样工作都是为了明天，小伙子，你們也不想想今天是什么日子，我能睡着覺嗎？

孟庆龙：今天是12月11号唄！

郝書記：对！是12月11号，可是現在是咱們全站提前20天跨进1960年的最后几小时，叫你們睡恐怕你們也睡不着，那咱們就抓紧时间研究一个重要的問題！

赵世龙：什么問題？

郝書記：你先等一等，老孟！剛才干活累不累？

孟庆龙：这点活儿算什么。

郝書記：我不是問你一个人累不累，我是連工友們一齐問。

孟庆龙：装卸好几百斤的貨物，那有不累的。

郝書記：要是把你們要研究制造的吊杆赶紧弄好使上呢？

孟庆龙：那不但不累，还能不費勁的快装快卸。

郝書記：对，所以說螞蚁搬泰山終究不是長遠之計。（对赵世龙）还有你們正在修的那个粮食滑溜圈都是咱們保証一条龙紅旗列車的關鍵，你們赶紧抓時間研究。今天2205次直龙車恐怕也要提前，我开完電話會議就来找你們。

孟庆龙：是！（郝書記下）

赵世龙：郝書記总是那么有精神。

孟庆龙：是啊，甭說他跟咱們一块干活儿，就是在咱們跟前

站，我渾身都能添200斤力气。

赵世龙：老孟！走！咱們赶紧整粮食滑溜囤和吊杆去！

〔二人正欲走，何主任自右边擦汗，边叨叨咕咕的走上。何主任有二十多年的铁路工作经验，眼睛有点近视，须发较长，精神也有些疲倦，穿一身肥大铁路制服。〕

何主任：（一边擦汗一边看着老怀表）哎呀，这又是一身大汗，你们装车可把我急够呛。（坐在台阶上）

〔一声机车汽笛叫，列车开动声。〕

孟庆龙：何主任，我说能提高嘛，你不信，（指开过去的列车）你看怎么样？

何主任：我不是担心别的，那时候眼看车快进站了，赵世龙还领着人在高站台上修粮食滑溜囤，搞机械化呀，他就好象没这回事似的，我能不着急吗？

赵世龙：何主任，修粮食滑溜囤，搞装卸机械化，那装车不就更快了吗？

何主任：咳！你怎么单赶这会儿呢，那不是一时半晌的事，还是完成任务要紧哪！现在是群龙闹海的时候，要是因为咱们装卸车宰了龙，我看咱们谁也受不了。

孟庆龙：宰龙？谁敢宰龙呀？

何主任：我就是不放心你们这帮楞头青，火性劲一上来什么都忘了。

孟庆龙：什么都忘了，这个事也忘不了，那就是咱们站要提前20天完成全年任务，今天咱们得当腊月三十过，明早上我还要闹五更呢！

赵世龙：对！何主任，我还得看看去！（欲走）

孟庆龙：老赵，等一等，我跟你一块去。（二人拉手跑下）

何主任：（望着二人背影）这群楞头青，怎么没个消停劲，这一天

啥事都得讓我操心。(傳永鑼鼓聲)啊！真熱鬧，趕上過年了。(急下)

[一陣震天動地鑼鼓聲，何金鳳在幕後喊：“同志們走哇！”她揮舞着“火綫宣傳隊”紅旗沖出台來，在她身後緊跟着一隊穿着彩服的女隊員和敲鑼打鼓的男職工。何金鳳扶旗跳上台阶，女隊員斜站一列，小王和幾個打鑼鼓的站在台左側高處，另有兩名抬着關鍵板的隊員緊靠何金鳳身邊，板上寫着一首關鍵詩，詩云：

羣龍開海浪滔天，關鍵列車在眼前，

難關就等英雄破，破關闖進六〇年。

[何金鳳身材健美而勻稱，一條紅綬束髮，身穿天藍色的毛衣，外套一件沒結扣的退色棉軍衣。她擅長體育也喜好文藝活動，是車站調度員，也是業余文工團團長，在這大搞運輸戰役期間，她們組織了火綫宣傳隊，利用休班和業余時間活躍在火綫上。

老張，小王等敲了三通鑼鼓，何金鳳把旗一揮順手將旗杆往右一扔，被小王接住。

何金鳳：(念鑼鼓詩)煤糧成海車如龍，

眾隊員：(復誦)車如龍。(老張將鑼鼓一擊)

何金鳳：群龍開海乘東風，

眾隊員：(復誦)乘東風。(鑼鼓一擊)

何金鳳：龍飛萬里為建設，

眾隊員：誓保龍車趟趟紅。(鑼鼓三擊)

何金鳳：(手一揮煞住鑼鼓)小王！

小王：(應聲跑到前面)有！

何金鳳：快去請運轉室和貨物處的两路英雄！

小王：是！(走向站台朝兩側幕內)運轉室！(敲兩下鑼，又走向右側朝倉庫)貨物處(敲兩下鑼)两路英雄听真，火綫宣傳隊奉本站作戰指揮部之令：送關鍵來啦！(敲鑼不停，常駐從站台處跑出)

常 胜：嗨！好大气魄呀，小王呀！你們是送喜报还是祝賀演出呀？

小 王：（拉着架势）一非送喜报，（敲兩下鑼）二非来演出。（又敲兩下鑼）

常 胜：那你們干什么来了？

小 王：（指何金凤）我們火綫宣傳隊長何金凤同志有請。

常 胜：好啊，何調度真是干劲足呀，下班不休息，还組織宣傳隊上了火綫了。同志們！辛苦了！

众隊員：不辛苦。

何金凤：我們有什么辛苦的，你們才辛苦了呢，常站長，今天咱們車站已經開出了八趟一條龙的紅旗列車，各項指标都是象火箭一样上升……。

常 胜：这是党的領導，群众的干劲。

何金凤：当然了，可是郝書記說的好，按干劲大小你們運轉是这份的（一伸大拇指），还贈給你們一首詩（念詩）：

運轉二队是标兵，（鑼鼓一击）

連战連捷建奇功，（鑼鼓二击）

最后关键多加劲，

再夺紅旗登高峰。（鑼鼓三击）

群 众：好！

常 胜：好！我們一定加劲干，你們的干劲也不小呀，下了班不休息还組織火綫宣傳隊进行宣傳鼓动。

何金凤：这是我們业余文工团的任务，大伙儿都热火朝天的我們就更得活跃了，是不是？

众应声：是！

常 胜：是啊！要不鐵道部長在電話會議里还贈詩表揚你們呢。
（在鑼鼓伴奏声中念詩）

錦州鐵路职工劲头大，運輸工作群众化，

文艺工作上前线，并肩作战真融洽。（众鼓掌）

何金凤：这是首长的鼓励，我们还差的远哪，咱们还是撇下远的说近的吧，我们可是送关键来了。（回头见货物处还没出来人）喂！小王，货物处怎么没请到呀？

小 王：今天一定是老爷子当班，要不然不能这样难请。

何金凤：你再去请去。

小 王：是（到右侧）货物处那位当班呀？（敲锣喊下）

常 胜：今天是何主任当夜班。

何金凤：我爹老是这么慢慢腾腾的。

〔幕内小王声：“何主任快点走吧！”小王与何主任从右侧幕出。〕

小 王：何主任，想当初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我小王这二顾货场算那一出呀？（众大笑）

何主任：可你没看我那忙着哪吗？（对金凤）金凤呀！你又干什么来了？

何金凤：爹，我们火线宣传队给你们这两路英雄送关键来了。

何主任：送关键呀！那你就快说吧。

何金凤：好！老张，敲起鼓来！（念擂鼓诗）

群龙闹海呀浪呵滔天，关键列车呀在眼前，

难关那个就等英雄破，破关闯进那六〇年。

〔一声汽笛长鸣快車駛过……〕

何主任：你可再说具体一点吗。

何金凤：咱们能不能提前20天完成全年任务，可就看后半夜2205次这趟一条龙的红旗列车了，这条龙今天可要破历史记录呀，20个小时以内由山海关到太平川。

何主任：啊？20个钟头？现在这26小时就够说的了，想当初它可走两天零一宵呀！

何金凤：在途中还要翻番使用车，这沿途的装卸时间停站时间

上煤上水換機車的時間都包括在這20小時以內。

何主任：（倒吸口涼氣）這……

常 勝：今天咱們局有好幾條這樣的龍車呢！剛才我聽說局黨委書記和局長都在調度台指揮呢！

何主任：那你們運轉可得多加勁。

何金鳳：爹！全局六萬職工都在加勁干，凡是這巨龍經過的地方不管機車、工電，那行那業全是人人奮勇，個個爭先，你送龍，我迎龍，萬眾一心齊保龍。

常 勝：（堅定）我們保證所有列車趟趟紅，條條長龍紅上紅，決不在本站多停留一分鐘。（汽笛長鳴，一趟快速列車馳過聲）看？第九趟紅旗列車又開出來啦。（女隨着常勝手指處向快車招手）

何金鳳：好啊，（回頭對小王）小王，剛才這段你記住沒有？

小 王：記住了。

何金鳳：待會兒廣播廣播，這是值班站長代表運轉工友的保證，不過這可把你準備鼓動的快板頂啦！（眾一笑）

小 王：那沒關係，咱改詞，等送喜報的時候再唱！

常 勝：等我們完成任務的時候不但叫你唱，還得請你們隊長來一段呢！

群 眾：對！（大笑、鼓掌）

小 王：我們隊長是只鳳，專門能唱龍鳳呈祥。（眾笑）

何金鳳：（憤怒）去你的，再胡說……（眾笑）

常 勝：我們今天保證完成任務！（指何主任）關鍵就看他們的了。

何金鳳：我爹更沒問題，是不是？爹！

何主任：照這話說去吧，你爹入路二十多年了，啃鐵道都啃白毛了，從來沒輸過誰。

常 勝：老將出馬一個頂倆，今晚上何主任當班，2205次卸20

車裝20車一定沒問題。

何主任：什麼？卸20車裝20車？

常 勝：是啊！卸10車鋼材10車棉花，裝20車散裝糧谷。

何主任：原來計劃不是就裝10車嗎？那10車不是明天早晨才裝嗎？

常 勝：老兄，現在是分秒必爭，得提前就提前。

何主任：車什麼時候進來？

常 勝：23點20分進來，哎！0點以前必須開出去。

何主任：什麼？（看表）就給40分鐘時間。

常 勝：連甩挂時間都在這邊。

何主任：這可大有問題！這人力，這時間，去了卸的沒裝的，去了裝的沒卸的。

何金鳳：要是輕而易舉的能完成任務，我們就不送關鍵來了，再說你們剛才那18車裝的多快呀！

何主任：哎呀，剛才那18車是裝成件貨，都差點沒完成任務，現在是鋼材棉花，再說這散裝糧谷是一抓一把的苞米，仨兩鐘頭都是它。

何金鳳：爹！人家隊長、隊員干劲都這麼大，您這主任更不能鬆勁了。

何主任：我比你懂的多，你知道啥？

小 王：哎！何主任，別瞧不起我們隊長，業餘是隊長，上班可是這份的（伸大拇指）調度員。

何主任：那我知道，要說干，誰也拉不下，不過這可真够噲，這時間、這人力……。

何金鳳：人不够我們宣傳隊變突擊營，全上火線，（回頭向隊員）隊員們！怎麼樣？

眾隊員：沒問題！干！

何金凤：穿秧歌服的都換衣服去，換完衣服休息室待命。

众队员：是！（穿秧歌彩服的下）

一装卸队员：咱也准备去。（众下）

常 胜：嗨！这可真是又是宣傳队，又是战斗队呀！（見何主任撓头）
老何，有困难和咱們那两条大龙研究研究，不就能有办法嗎？

何主任：还两条龙呢，現在一条都找不到。

老 張：誰說找不到，你們看，那不是飞来一条龙嗎？

赵世龙：（跪上）何主任，剛才我听說2205次任务又增加啦！

何主任：是啊。

赵世龙：何主任，把这任务給我們一队吧，我們保證完成。

小 王：（对金凤）队长，瞧見沒有，还得說这条龙。

何金凤：呆着你的，（对赵）世龙，我們宣傳队要求全員参战。

赵世龙：你們能在火綫上擂鼓助威，宣傳鼓动，工友們情緒更高，这比你們直接参战不更有勁啊？

何主任：赵世龙呀，你知道今天的任务嗎？这20車連装帶卸就給40分鐘，去了檢車、修車、搗車……

常 胜：剛才我不是說了嗎，列檢工友早保證隨車檢修，調車員是車調就搗……

何主任：不管怎么快，一共才半个鐘头哇！

赵世龙：何主任，不管有甚么困难，我們一定想办法克服！

常 胜：听听，还是这話有勁，（轉对赵）好哇，待会儿，我們運轉就向你們叫陣比武来。

赵世龙：对，常站长，咱們来个对手賽看誰干的快。（常应声“好”跑下）

〔孟庆龙：在幕内喊：“何主任！”〕

小 王：看，又飞来一条龙。

孟庆龙：（路上）何主任，把任务给我们二队吧！

何主任：谁也不用抢，怎么干哪，连我这还没个谱儿哪。

赵世龙：老孟，你们连干两班了。

孟庆龙：这有甚么，你们还不是两天两夜连休班的都来啦。

赵世龙：我们不是睡了一大觉了吗？

孟庆龙：我们也歇了一大晌啦！

赵世龙：等下趟车你们再干。

孟庆龙：你别哄我了，到时候，工友们干不上活又该骂我是瞎龙，耳聋了！我问你，你是车站货物司磅员不是？

赵世龙：是啊。

孟庆龙：我看你这司磅员有问题，因为你这两天代理一队长老叫我们睡觉，我们能睡得着吗？我们还想为社会主义多出点力呢。

赵世龙：你听我说嘛。

孟庆龙：我们就要干活，别的话没有！

赵世龙：（灵机一动）好。（转身要走）

孟庆龙：喂，你干甚么去？

赵世龙：既然你抢着要干，那就让给你呗！（下）

孟庆龙：这还差不多。

何主任：赵世龙你别走哇。（赵世龙声：“我这就回来！”何主任着急地在一旁踱步抽烟想办法）

孟庆龙：（想过味来）喂，不对，他八成背着我布置任务去了，我得找他去。（欲下）

何金凤：孟庆龙，你就让他们干这一趟车得了呗！

孟庆龙：你怎么老向着他呢，噢，你也穿过黄棉袄当过兵是不是，我看你们这里有私人拉拢吧。

何金凤：好，好，不管你們誰包了，反正这冲锋任务，我們算挂上号了。

孟庆龙：到时候我也会讓你們睡大觉。

〔何主任招手把孟庆龙叫到一边。〕

何金凤：想吧！（向老張）你去告訴咱們隊員，現在抓紧时间先睡覺，养足精神等待战斗！

老 張：是（欲走，又問）我們哪？

何金凤：等装卸車干活儿的时候擂鼓助威。

老 張：（把鼓捶一伸）这差事你換个人行不行，我还想参加战斗呢！

何金凤：这就是战斗！

老 張：（用鼓捶作打鼓动作）可是这算……

何金凤：在火綫上要执行命令，有意見待会儿提，睡覺去！

老 張：大伙干的这么熱鬧，能睡得着嗎？

何金凤：睡不着躺在炕上閉眼数数儿。

老 張：（无奈何地）唉，数数儿……

何金凤：快去。

老 張：是，快去。

小 王：我哪？

何金凤：你呀，你更招人討厭，睡覺去！

小 王：是！（对老張和敲鼓地）听見沒有？（学何金凤）去，睡覺去！立正，向右轉，齐步走！

〔老張无精打彩地敲打着沒节奏的鼓点与众下。〕

何主任：（与孟庆龙談不到一起着急地）可到底怎么办呢？

孟庆龙：怎么办，干唄！

何主任：我还不知道干，你們也不想实际困难。

孟庆龙：光想困难有甚么用！

何主任：这一条龙是关键列车呀，弄不好就得沾包哇。

孟庆龙：为啥要沾包呀？

何主任：这卸钢材、卸棉花好办，可这散装的苞米……

孟庆龙：赵世龙不是正修装粮谷的滑溜囤呢吗？

何主任：咳，远水解不了近渴，今天不是……

孟庆龙：你放心，到时候不让你沾包。

何主任：我能放下这心吗！

孟庆龙：象你那样，啥事老怕烫着，多咱也不行。

何主任：甚么？嘿，我怎么遇上你这么根不通气的杆面杖呢。

（甩袖下场）

何金凤：爹，（见何主任走远）老孟你这态度也不对呀。

孟庆龙：我刚才说的是有点太冲了，可这老倔头子光喊困难。

何金凤：你说谁是老倔头子？

孟庆龙：他……你看我忘了他是你爹了。

何金凤：不管是谁也不应当那么说。

孟庆龙：得，这算我犯错误了，不过这老倔……（一吐舌头）又差一点。

〔赵世龙上。〕

赵世龙：老孟，何主任呢？

孟庆龙：你找那倔主任干甚么？

何金凤：（向孟）你这嘴！

孟庆龙：（摇头）哎哟，我又错了，好，你们谈，我走了。（欲走）

何金凤：回来！

孟庆龙：我错了还不行吗，我再说你把我舌头拉下去。

何金凤：（掏出一包）给你！

孟庆龙：甚么？

何金凤：孟大孀听说你今晚夜战，给你捎来的夜宵。

〔又掏出一飯盒，背着手遞給趙世龍，被孟慶龍見。〕

孟慶龍：老趙，你那是甚麼呀？

趙世龍：（打開飯盒）餃子。

孟慶龍：（逗趣地）嗯，香啊。

何金鳳：你們一塊吃吧，待會兒我回家再拿點來。

孟慶龍：我吃的可多呀！

何金鳳：沒關係，你吃多少，我包多少，管你够。

孟慶龍：那好，你們嘮吧，我走啦。

趙世龍：（忙叫住孟慶龍）老孟，你去看看那邊作吊杆的準備怎麼樣了，我找完何主任隨後就來。

孟慶龍：好，這事交給我啦。（跪下）

趙世龍：（對何金鳳）這留着你吃吧，我不餓。

何金鳳：等着餓的時候吃呀，我聽說你修糧食滑溜囤連飯都忘了吃了，（忽然想起）哎，你們修的怎麼樣了？今天要能用多好呀！

趙世龍：快了，等糧食滑溜囤一修成，事先把糧食裝滿，把空車往里一送，“忽拉”一下子就是一車。

何金鳳：（高興地）那就可以縮短停車時間，讓咱們的紅旗列車，拉的更多，跑的更快！

趙世龍：是啊！現在修的少，過年就多修，不管人民公社怎麼搞水利化、機械化，它滿山遍野的種莊稼，咱就擴大站場，修滑溜囤，它越豐產，咱越多修，車越來越多，可是隨來隨走，不帶積壓的。將來呀要全部實現自動化、電氣化呢！

何金鳳：你想的可真遠呀！

趙世龍：不，我想知道的是咱們到了共產主義社會的時候，我們國家什麼樣，火車頭什麼樣，用什麼裝糧食，咱們